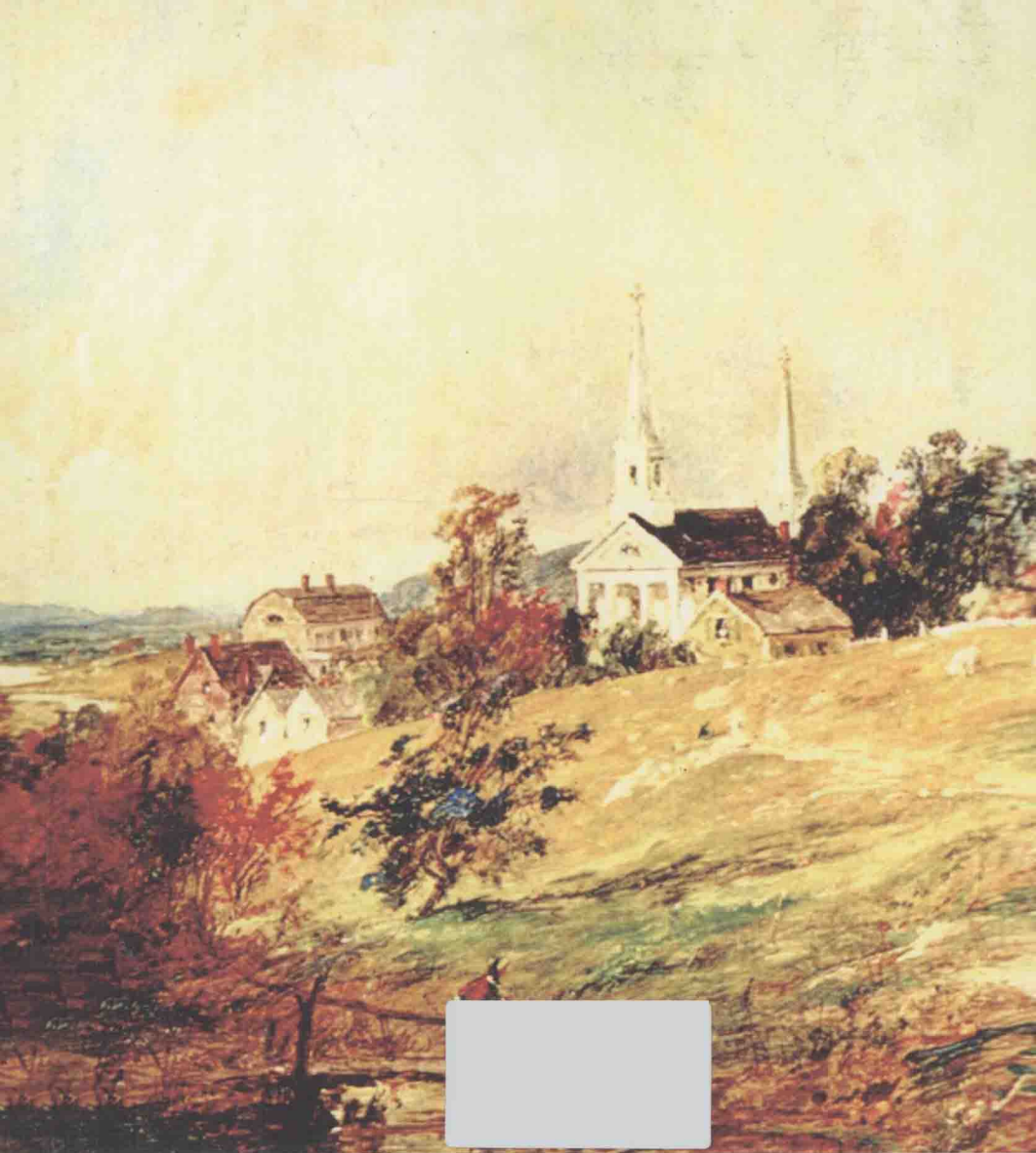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 A I C H I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包志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 A I C H I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包志刚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包志刚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54-0
I. ①白… II. ①陀… ②包…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19号

白痴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包志刚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33
字 数：554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54-0
定 价：39.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一.....	1
二.....	11
三.....	19
四.....	29
五.....	41
六.....	56
七.....	64
八.....	75
九.....	87
十.....	96
十一.....	102
十二.....	109
十三.....	117
十四.....	124
十五.....	134
十六.....	142
第二部.....	152
一.....	152
二.....	161
三.....	173
四.....	185
五.....	190

六	201
七	213
八	221
九	236
十	247
十一	258
十二	270
第三部	277
一	277
二	291
三	301
四	313
五	326
六	337
七	350
八	362
九	373
十	386
第四部	393
一	393
二	404
三	412
四	421
五	432
六	447
七	460
八	474
九	489
十	499
十一	509
结 尾	522

第一部

十一月末，一个解冻的日子，上午九点钟左右，彼得堡—华沙铁路线上，一列火车做完最后的冲刺，终于停在了彼得堡车站。那是一个极度潮湿和多雾的天气，好不容易才天亮。由车厢窗口向外望去，铁路两边只能分辨得清十步以内的东西。旅客中有从国外回来的，也有从不远的地方来的。后者是些下等人和生意人，他们挤满了三等车厢。所有这些人都是同样的表情，那就是脸上写满倦意，一夜的奔波劳碌，大家的眼皮都变沉了，每个人都冻僵了，脸也变得苍白萎顿，就如同此刻窗外的雾色一样。

在一节三等的车厢里，有两位旅客自天亮起就面对面坐在窗口，他们都很年轻，而且都没带什么行李。他们穿得都很讲究，而且都有足够引起别人注意的长相，此外，他们很愿意互相攀谈。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知道另一个在某一方面表现非常出色，那么无疑地，他们会对机遇如此奇妙地让他们面对面坐在彼得堡—华沙铁路线的三等车厢里感到相当惊讶了。

他们中的一个个头较矮，约有二十七岁的样子，有着近似黑色的卷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却炯炯有神，宽而扁的鼻子，颧骨非常突出的脸庞。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时地露出一种厚颜无耻的、嘲讽的、甚至刻毒的微笑，不过他的额头高高的，看上去很好看，如此便使得长得丑陋的脸的下部不那么显眼了。这张脸上尤为突出的是死一般苍白的脸色，虽然有着年轻人的强壮体格，然而这种苍白却使他的整个脸表现得病恹恹。与此同时，他的脸上还呈现出某种激情，使人心慌，这和他那无耻、粗野的微笑以及犀利、自我满足的目光不太协调。他穿得非常暖和，那是一件宽大的黑色羔羊皮袄，所以在晚间他并没有受冻。

但是他的邻座显然并不了解十一月俄罗斯潮湿的寒夜，他因为缺少御寒的准备而浑身打颤，不得不饱受寒冷的侵扰。他穿着一件带有一顶大风帽的十分肥大的无袖斗篷，这是和遥远的国外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冬天旅客们经常穿着的完全一样的斗篷，而他们当然对从艾德库年到彼得堡这样的路程缺少考虑。然而在意大利适用且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东西，在俄罗斯就显得全然不合适了。穿着带风帽斗篷的人是个年轻人，也是二十六七的光景，中等偏高的个子，头发稠密，不过颜色却极其浅，凹陷的双颊稀稀疏疏地长着几乎全白的楔形胡须。他的眼睛大大的，专注有神，是那种好看的碧蓝色，不过目光中有一种宁静而沉郁的神态，满是奇怪的表情，一些人在看到这种表情时就能果断地判断出这个人患有癫痫病。但是，这个年轻人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清瘦而秀气，原本没有血色，现在更是紫青紫青的。他的手中攥着一个用褪色旧花布裹起来的小包袱，或许，那里就装着它的全部行装。他的脚上是一双带鞋罩的厚底鞋。这所有的装束，都是与俄罗斯的风俗不协调的。穿皮袄的黑发邻座看出了这一切，呈现出一丝无礼的嘲笑，某些时候，人们在旁观他人失败时，就是这样无礼地、漫不经心地表达自己的幸灾乐祸的。大多数时候，这些人是因为无事可做，终于他问：

“冷吗？”说话间，他耸了耸肩。

“很冷，”邻座坦诚地回答道，“而且，您知道的，这仅仅还只是刚解冻的日子，如果到了严冬，又会是什么样呢？我甚至都没想到，我们这儿竟会这么冷，我都不习惯了。”

“国外来的？”

“是的，我从瑞士来。”

“哟，瞧您！……”

黑发年轻人在吹了一声口哨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攀谈就是这样开始的，来自瑞士穿着斗篷的浅色卷发青年很乐意回答皮肤黝黑的邻座提出的任何问题。他的这种态度是令人惊讶的，而且他甚至没有计较一些问题提得太随便，不得体和无聊。在他作答的同时，他还顺便表明，他的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在俄罗斯了，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待在国外，他是因为一种奇怪的神经毛病，类似癫痫或舞蹈病离开的，他的病使他不自觉地要打颤和痉挛。黑皮肤那个人听着他说，有几次都在偷偷地窃笑。当他又问：“最终治好了吗？”而浅色卷发者回答说“没有，没能治好”时，他肆无忌惮地笑出了声。

“嘿，钱呢，一定都打水漂了吧，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就是相信外国人，”黑皮肤那一个讥讽地说道。

“的确是那样的，”坐在旁边的一个插话说。这是一位穷得非常蹩脚的先生，一副十多年未升迁的小公务员的样子，约有四十岁，体格强壮，红鼻子，脸上布满粉刺。“的确是那样的，但是俄罗斯的财力还是这样全都白白被这些人送到外国人的腰包里。”

“哦，你这样想就错了，”从瑞士回来的病人平静且忍让地说，“当然，我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因为整个情况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我而言，我的医生却倾其所有给我到这里的路费，而且在瑞典的时候，他还白白供养我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怎么，没有人给您钱吗？”黑皮肤的人问道。

“是的，原本负责供养我的帕夫利谢夫先生两年前去世了，之后，我给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写了封信，她是我的远房亲戚，不过我没有收到回信，所以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您去哪呢？”

“是问我住在哪里吗？……我还不确定，是的……是这样……”

“至今还没确定？”

听罢，两位听者又哈哈大笑起来。

“不是您的全部财产就都在这个包裹里吧？”黑皮肤的人又问。

“我打赌，你说的就是实情，”红鼻子公务员极其得意地附和着，“行李车厢里再没其他行李了，尽管贫穷没有罪，但这点还是需要指出来的。”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浅色卷发的年轻人在第一时间异常急促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无论如何，您的包裹还是有些用处的，”在大家大笑一通后，小公务员继续说道，“尽管打过赌；这个包裹里没装着拿破仑金币、特烈金币，哪怕是荷兰市的一包包外国的金币，单单凭借蒙在您那外国鞋上的攀罩，这一点也是可以断定的，不过……若是您的包裹之外，再添上像叶潘钦将军夫人这样一位您口中的女亲戚，那么这个包裹也就会有另外一种含义了，当然，这种情况成立的前提是，叶潘钦将军夫人真的是您亲戚。您不会因为掉以轻心而搞错吧……这可是人常有的毛病，哪怕是……因为太丰富的想象。”

“嘿，这点您又说对了，”浅色头发的青年回道，“我真的差点弄错了，意思是说，她甚至不算是我的亲戚，我们的关系太远，所以他们没给我回信，我也没有一点惊讶的，真的，这是我早就料到的。”

“邮资又白白打了水漂，嗯……至少您是忠厚老实的，这点应该称赞！嗯……叶潘钦将军我们是知道的，事实上，这是源于他是社会名

流；此外在瑞士供养您的已去世的帕夫利谢夫先生，我也知道，如果你说的人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因为他们是两位堂兄弟，另一位目前住在克里米亚，而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这位故人即便是在广泛的社交界也是深得人们敬重的，那时拥有四千农奴……”

“是的，我说的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答后，年轻人专注又好奇地打量了一番面前这位无所不晓的先生。

在某一社会阶层，一些时候，甚至经常会见到这种无所不晓的先生，他认识很多知名人士，知道他们所有的事情。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他们那时刻涌动的奇思异想都不可遏制地投注到一个方面，现代的思想家会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是因为缺少比较重要的生活情趣和观点的缘故。但是，“什么都知晓”一句所指的范围并不是无限的。某个人供职于何处，他跟谁认识，有多少财产，在什么地方当过省长，婚姻对象是谁，得到多少陪嫁，谁是他的堂兄弟，谁是表兄弟，等等这所有的一切。这些无所不晓的先生绝大多数都穿着肘部磨破的衣服，每月只领十七卢布的薪俸。那些他们知道所有内情的人们，自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到：他们是在何种兴趣的驱使下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中又有很多人又因为这种差不多相当于整门科学的知识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得到了自尊，甚至是高度的精神满足。此外，这门科学也是相当诱人的，我目睹过许多学者、文学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在这门科学里寻求和寻得了自己高度的安宁和目的，也还有就因为这一点得到功名的。

在这场谈话的全过程中，黑皮肤的年轻人打着呵欠，散漫地望着窗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场旅程结束的那一刻的到来，他有点漫不经心，甚至是非常的漫不经心，几乎是焦躁不安，以致变得有些令人捉摸不透：像是听又像是没听，像是看又像是没看；有时他笑，但又让人弄不明白和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您的尊姓是？……”突然，一位脸上长着粉刺的先生问手拿小包的浅色头发的年轻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后者立即脱口而出。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知道，几乎都没有听说过，”小公务员沉思了一会，说，“我的意思是，我说的不是姓名，这个姓名古来就有、在卡拉姆辛写的历史书里可以找到，而且也应该能找到，我说的是你本人，再者，不知怎么的到了哪里都遇不到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几乎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噢，是你说的那样！”公爵快速回道，“除我之外，现在基本上就没有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了。我大概是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了。而

我的父辈、祖辈，他们都是独院小地主。但是，我的父亲是陆军少尉，他是士官出身。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会是梅什金公爵女儿们中的一位。她也是自己那一族的最后一人了……”

“哈——哈——哈！自己族的最后一人！哈——哈！您怎么倒过来这么说，”小公务员笑着说。

黑皮肤的年轻人也发出一声冷笑。而浅色头发的青年人则对自己感到些吃惊，他意外自己竟会说出相当不好的双关语。“您要知道，我是一点都没考虑就说了的，”惊讶之余，他终于解释道。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小公务员快活地连声说。

“公爵，您在国外时从教授那里应该学过科学吧？”黑皮肤的年轻人插话问。

“是的……学过……”

“但是我从来就什么都没学过。”

“但我也只不过随便学了一点，”公爵补充着说，几乎是在道歉，“因为有病，我不可能进行系统学习。”

“您听说过罗戈任家吗？”黑皮肤的快速问道。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在俄罗斯认识的人特别少。您就是罗戈任？”

“是的，我姓罗戈任，叫帕尔芬。”

“帕尔芬？难道就是那一家罗戈任……”小公务员极其谄媚地说。

“是的，是那家，就是那家，”黑皮肤的年轻人快速地、粗鲁地、急迫地打断了他。事实上，他根本一次也没有对长粉刺的小公务员说话，自开始他就只是跟公爵一个人说话。

“是吗……这是怎么回事？”小公务员非常吃惊，眼珠子几乎瞪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整张脸立即就现出一种敬畏和奉承的，甚至是惶恐的神情。“您难道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的公子？他不是在一个月前去世，留下了两百五十万财产吗？”

“你在哪儿听说的他留下了两百五十万财产。”黑皮肤的人打断了他的话问道，即便是这次他的目光也没有落到小公务员身上。“您瞧，”他朝公爵眨了眨眼，意思是他指的是小公务员，“他们了解这些有什么好处，怎么他们立即就像走狗似的一个劲地粘上来？我父亲去世了，这是事实，已经有一个月了，现在我几乎连靴子都穿不上，从普斯科夫赶回家，不管是混账哥哥，还是母亲，都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任何消息……什么都不寄，就像对待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患热病，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可如今一瞬间您就会拥有一百多万，这还是最低限度的，天哪！”小公务员拍手说道。

“您倒说说，这和他有什么关系！”罗戈任恼怒且愤慨地又朝公爵点了一下头，“现在你即便在我面前做倒立，我也不会给你一戈比。”

“可我依然愿意，我愿意做。”

“瞧你！你要知道，即便你跳一个星期的舞，我也不会给，不会给的！”

“不用给！这是我乐意做的，不用给！我要跳舞，即便是要我抛下妻子、小孩，我还是要在你面前跳舞，只要你满意，只要你感到快活！”

“一边凉快去吧！”黑皮肤的啐了一口，“五个星期前的我就是您现在这个样子！”他对公爵说，“带着一个小包裹逃离父亲去普斯科夫的姑妈家，然而在那里，我得了热病，躺倒在床上，而父亲却在我不在的时候去世了，是由于中风而死的。死者已矣，但是那时他差点就把我打死了。您相信吗，公爵？这一点不假！那时我要是不跑，立即就会被打死。”

“您做了什么事才让他如此生气的呢？”接过话茬，公爵问道。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打量着眼前穿皮袄的百万富翁，尽管百万富翁身上和获得遗产这件事确有某种引人注目的东西，然而还有其他因素使公爵惊奇和产生兴趣。此外，罗戈任本人似乎莫名地尤其愿意和公爵交谈，虽然他需要交谈，不过好像是无意识多于精神的需求，好像是漫无目的多于心地忠厚，是出于心神不定，忧心焦虑，交谈只是为了望着对方，而不放在心上。好像他到现在仍患着热病，起码也是疟疾。至于那个小公务员，他硬是缠住罗戈任，大气都不敢喘，留神且琢磨着每一句话，像是寻找钻石似的。

“气是生了，大概，也是该生的，”罗戈任答道，“但是我那哥哥害得我最苦，而我的老母亲是没话说的，她年纪大了，只是看看日课经文月书，与老太太们坐到一起聊聊天，决定权都在谢恩卡哥哥那里，而他当时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呢？我是知道原因的！我那时神志昏迷，这是事实，据说，家里也发来过电报，不过是给姑妈的，她在那里寡居三十年了，整天总跟一些装疯卖傻的修士待在一块，说修女不是修女，但却比修女更有过之无不及，她被电报吓坏了，她甚至都没敢拆开来，就把它送到警察局去了，现在它还留在那儿呢。只有科涅夫·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帮了大忙，告诉了我一切；夜里哥哥将盖在灵柩上的锦缎的流苏剪了下来，那是铸金的，还说‘据说，它们很值钱！’可是单凭这一点，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他送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这是褻渎神

圣。喂，你这个家伙！”他对小公务员说，“在法律上讲，是亵渎神圣吧？”

“是亵渎神圣！是亵渎神圣！”小公务员连声附和说。

“是不是应该流放去西伯利亚？”

“要去西伯利亚，西伯利亚！马上送去西伯利亚！”

“直到现在他们还以为我病着，”罗戈任对公爵讲，“而我悄无声息地，拖着病体，悄悄地上了火车，就这么走了。谢苗……谢苗内奇哥哥，开开门吧！他在过世的父亲面前说了我不不少的坏话，我知道。我的确因为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当时惹恼了父亲，我承认，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是我的过失。”

“和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有关系。”小公务员奉承地说，同时揣度起来。

“这是你不会知道的！”罗戈任不耐烦地朝他喊道。

“可我是知道的！”小公务员以胜利的口吻答道。

“瞧你！叫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的人那么多，我说你呀，就是一个相当厚颜无耻的家伙！嘿，我能猜到，就有这样的家伙会立刻缠上你！”他接着对公爵说。

“不过，可能，我知道呢。”小公务员忙接上说，“列别杰夫是知道的！您，阁下，可以责备我，可是，如果我能证明，又如何呢，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其人是存在的，由于她，您父亲要用英莲木拐杖来教训您。说起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她姓巴拉什科娃，是个名门闺秀；大概是公爵小姐类的，她与一个姓托茨基，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人有来往，并且就只跟他一个人交好，那人是个地主兼资本家，是许多公司和社团的股东和要员，所以与叶潘钦将军有不浅的交情……”

“嗨，你还真知道些啊。”到这里罗戈任算是真正感到惊讶了，“呸，真见鬼，他还真什么都知道！”

“无所不知！没有什么事情是列别杰夫不知道的！阁下，我还和利哈乔夫·阿列克萨什卡一同周游了两个月，那也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没有我不知道的角落和小巷，没有我列别杰夫，他怕是连一步也迈不出去。他如今身陷债务监狱，而就在那个时候我有幸认识阿尔曼斯和科拉利娅，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探听到了很多事。”

“你和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相识？难道她和利哈乔夫……”罗戈任愤怒地瞥了他一眼，甚至嘴唇都变白了，打起颤来。

“没什么！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小公务员有所领悟，忙

着说，“我的意思是，利哈乔夫不管用多少钱也没能把她弄到手！不，我指的不是那个阿尔曼斯，她只有一个托茨基。晚上，无论是在大剧院或者是法兰西剧院她都只待在自己的包厢里，那里军官们相互间的闲话可是不少的，但是他们却拿她做不出任何文章，‘瞧，据说，这就是那个纳斯塔西娅·赞利帕夫娜。’仅仅这样，其他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是没有什么的。”

“事实确实如你说的那样，”罗戈任皱起眉目，阴郁地肯定说道，“当时，扎廖热夫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公爵，当时我穿着父亲那件只穿了三天的腰部打褶的大衣在涅瓦大街经过，而她正从商店出来，上了马车。一瞬间，我浑身像着了火一般。我常见到扎廖热夫，他跟我可不一样，他是一副理发店伙计的打扮，眼睛上架着副眼镜。然而，我在父亲家里穿的是上油的皮靴，喝的是素汤。说你们不相配，还说，这是位公爵小姐，叫作纳斯塔拉娅·费利帕夫娜，姓巴拉什科娃，是跟托茨基同居的，而托茨基此刻正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她。由于他，直接说吧，完全到了真正的年龄——五十五岁，打算和全彼得堡头号美女结婚。随即，扎廖热夫就对我游说，今天你可以在大剧院看见纳斯塔西娅·费里帕夫娜，她将会坐在第一层厢座自己的包厢里看芭蕾。然而，在我的家里你若敢去看芭蕾的话，一准就会受到惩罚，父亲会把我们打死！不过，我还是偷偷的去了一小时，再一次看到了纳斯塔拉娅·费利帕夫娜。那天晚上我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父亲给了我两张百分之五利率的证券，面额为五千卢布。他吩咐我，去卖掉它们，七千五百卢布给安德列耶夫事务所，完成后，哪儿也别去，把剩下的一万交到我手上，我等你。我把证券卖了，拿了钱，却没有去安德列耶夫事务所，而是心无旁骛地径自去了一家英国商店，花掉所有的钱挑了一副耳坠，每个耳坠上都有一颗钻石，差不多有核桃大小，还欠了四百卢布，我报出姓名，他们相信了。戴上耳坠，我便去找扎廖热夫，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兄弟，我们去找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最终，我们去了。

那时，我脚下是什么，前面是什么，旁侧是什么，我一概都不知，也没印象，我们径直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接见了我们。当时我没能说出自己的名字来，而是由扎廖热夫替代说的，他说‘帕尔芬·罗戈任送给您的，作为昨天邂逅相遇的纪念，请俯允受纳。’她打开盒子，瞥了一眼，冷笑道：‘请代我感谢您的朋友罗戈任先生，谢谢他的深情厚谊。’说罢，她转身走开了。唉，我宁愿我当时就立即死掉！如果真的有去死的想法，是因为我想，‘反正回去也是死！’尤为使我委屈的

是，我觉得受了扎廖热夫的骗，那天晚上他占尽了风头。我个子小，还是一副仆人的装扮，因为自惭形秽，我便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只是瞪着眼睛看她。然而，扎廖热夫却是副非常时髦的打扮，头发抹得油亮；还烫成卷发，脸色红润有光泽，打着方格领带，一味的对示好，满嘴的奉承，或许她把他也当成我了。

出来以后，我就告诉扎廖热夫：‘喂，现在再不许你想我的人，知道吗？’他笑着说，‘如今你可要怎么向谢苗·帕尔芬内奇交账啊。’我当时特别想不回家直接投河去，然而转念一想，‘横竖是个死’，就如同犯下滔天大罪的罪人似的走回家。”

“哎哟！哟哟！”小公务员扮了个鬼脸，几乎打起颤来，“要知道，已故先人不要说为一万卢布，即便仅仅是为了十个卢布，他也会把人送到阴曹地府去的。”他向公爵点了下头，公爵带着好奇心仔细地打量着罗戈任，似乎此刻他的脸越发苍白了。

“送到阴曹地府！”罗戈任跟着说了一遍，“你知道什么？”他接着对公爵讲，“父亲马上全都知道了，再说，还有扎廖热夫做宣传呢。父亲把我抓起来，关在楼上，足足教训了我有一个小时。训罢，他说，‘这还只是个前奏，你做好准备吧，晚上我再跟你告别。’你想发生了什么事？老头到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那儿去了，在那里，他连连向她叩头，央求着，哭着，最终她拿出了盒子，扔给了他说，‘喏，给你，胡子，你的耳环，此刻它们对我而言价值珍贵了十倍，因为它们是帕尔芬冒如此大的风险弄来的，向帕尔芬·谢苗诺维奇致意，感谢他！’

“而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在谢廖什卡·普罗图京的20卢布的赞助下，我乘车去了普斯科夫，到那时我正害着疟疾，那里的一些老妇人不停歇地对我念着烦人的教堂日历，而我坐在那里喝得醉熏熏的，之后我光顾了好几家酒馆，花光了最后一点钱，那一夜我躺在街上不省人事，直到清晨发起了热病，而夜里的时候我还被狗咬了，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好了，好了，如今纳斯塔拉娅·费利帕夫娜会做出改变了！”小公務搓揉着手，笑着说道，“现在，老爷，耳坠就不值一提了！现在我们可以补偿给她一样的耳坠……”

“如果你再提与纳斯塔拉娅·费利帕夫娜有关的一个字，你就给我滚蛋，我就揍死你，即便你跟随过利哈乔夫！”罗戈任将他的手紧紧抓住，嚷道。

“如果你要揍死我，就意味着你不会放开我！揍吧！揍了，也就不会忘记了……噢，你瞧，我们到站了！”

的确，火车驶进了站台，尽管罗戈任说过，他是悄悄地来的，却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候他了。他们呼喊着他，向他挥帽示意。

“瞧，扎廖热夫也来了！”罗戈任念着，一边得意地甚至狞笑着望着他们，忽而，他转向公爵说，“公爵，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上了你，可能是为这种时刻遇见了你，但是也还遇上了他（他指了指列别杰夫），不过我没喜欢上他，来我家吧，公爵，我要将你脚上这副鞋罩脱下来，给你穿最好的貂皮大衣，给你缝制最好的燕尾服，白色的或者任何其他一种颜色，给你的口袋里塞满钱……然后我们一起到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那里去！你来吗？”

“遵从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列别杰夫以极其能感化人的口吻郑重其事地附和说，“嗨，珍惜机会呀！嗨，珍惜机会呀！”

梅什金公爵站了起来，礼貌地向罗戈任递过手去，彬彬有礼地说：“我会非常愿意去府上拜访，蒙您喜欢，我非常感激，而且，如果赶得上的话，可能今天我就会来的，坦率地讲，我也非常喜欢您本人，尤其是您讲到钻石耳坠时，而且似乎在讲耳坠之前就喜欢了，虽然您脸上总是愁眉不展的。我也感谢您允诺为我添置衣物和皮大衣，因为它们确实是我当下极其需要的，而我差不多就是身无分文。”

“钱会有的，傍晚就会有，来吧。”

“会有的，会有的，”一旁的小公务员应声说，“用不道傍晚时分就会有！”

“公爵，您对女人的兴趣大吗？早些告诉我。”

“我，不——不！我可是……您也许不知道，我由于先天的毛病，甚至压根不懂女人。”

“噢，这样的话。”罗戈任提大音调嚷道，“公爵，如此你就算是苦行僧，像你这样的人，都是招上帝喜欢的！”

“这样的人是招上帝喜欢的！”小公务员附和着。

“那你就跟着我吧，马屁精，”罗戈任对列别杰夫说。他们先后出了车厢。

至此，列别杰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沿着去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方向，人流攒动着。利捷伊纳亚街是公爵要拐去的方向。天气很潮湿，在向行人询问后，公爵得知他要去的地点距他有三俄里左右，他决定雇一辆马车。

—

叶潘钦将军的家，距利捷伊纳亚街很近，与变容救世主教堂相邻。除了这所美轮美奂的房子外（有六分之五已经对外出租），在花园街还有叶潘钦将军的一处房产，那也是一幢大房子，它也给他带来相当丰厚的收入。除去这两所房子，他在彼得堡城郊还有一处盈利可观的重要的地产，同时他在彼得堡县还拥有工厂。尽人皆知，过去叶潘钦将军还参加过承包买卖，拥有如今好几家体面的公司的股份，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他是出名的大富翁，大忙人，大神通。

在一些场合，比如在他供职的部门，他很容易就能成为那里的中心任务。此外，还有一个人所周知的事实便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是一个没有受多少教育的人，士兵家庭出身，后者无疑只会给他带来荣誉。不过，尽管将军是个聪明人，他也有着小小的充分可以被原谅的弱点，他还不喜欢被人提及，而他是个聪慧过人的人这一点是不置可否的。例如说，他有一个不抛头露面的原则，在必要的时候，他会选择退避三舍。许多人看重他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朴实浑厚，以及他的自知之明，而同时，如果这些评判者知道，颇具自知之明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某些时候想的是什么，那就好了！

尽管将军在日常处世方面的确既身体力行又富有经验，还有某些极其优秀的才能，但是他更喜欢把自己扮成是个执行别人旨意的人，而更多时候把自己的主张隐藏起来，他非常愿意做一个“忠诚不阿”的人，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甚至还是个真诚的俄罗斯人。在后面这一点上，他还发生过一些好笑的趣事，但尽管发生了最可笑的轶事，将军也从不丧气，而且他也一直受着幸运女神的眷顾，就连打牌也是这样的。将军喜欢下大赌注，他还故意非但不隐瞒自己嗜赌这一项的毛病。因为实际上，在大多情况下它给他带来好处，而且还成为他可以炫耀的一点。他的社交圈很复杂；当然最低限度是“名流”，不过一切都在前面，还有时间，时间还来得及实现一切，一切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井然有序起来。

此外，叶潘钦将军的年龄，按一般的说法就是，还正当年富力强，五十岁的年纪。根本称不上大，至少也算是风华正茂的年龄，真正的生活正是从这个年龄开始的，健康状况、气色，尽管发黑却仍旧坚固的牙

齿，矮壮结实的身躯，上午上班时脸上的劳心神情，夜间打牌或者是坐在大人旁边的欢愉神态——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帮助他在现在和未来取得成功，并为将军阁下创造出铺满玫瑰的生活。

将军的家庭娇美如花。的确，这里已不全是盛开的玫瑰，不过也有许多地方早已吸引了将军阁下的认真和热切的关注，并将自己的主要的希望和目标都倾注其上，生活中会有什么目标是比父母的目标更重要、更神圣的呢？不把心贴着家庭，那要贴在哪里呢？将军的家庭成员有妻子和三位已成年的女儿。很久以前，在还是中尉的时候，将军就结婚了。妻子有着和他相仿的年纪，既不漂亮，也没有才华，她带过来的陪嫁只有五十个农奴，事实上，这成为他后来福运的基础。然而，之后的日子里将军从来都没有抱怨过自己早婚，从来也没把这看成是缺乏精明的青春年少时的钟情，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夫人，有时甚至很敬畏她，因为他爱她。将军夫人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尽管不是什么显赫的家族，但相当古老，夫人也因自己的出身自尊自爱。当时一个有威望的人物、保护人之一（事实上，这种保护没费一点心）应许关照一下公爵小姐的婚姻，他给年轻的军官打开了篱笆，并把他向前推了一下，而对于年轻的军官来说，即便不推，瞥上一眼，就不是徒劳了。出去少有的几次例外，夫妇俩一直以来都相处和睦。还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因为是公爵小姐出身，并且又是家族中最后一个，许是受于个人品性的促使，将军夫人非常善于给自己找一些较为高贵的夫人做保护人，之后鉴于自己丈夫的富有和身居要职，她甚至在这个上层社交圈里也开始变得游刃有余了。

最近的几年里，将军的三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阿格拉娅相继长大成人了。的确，她们三个都只是叶潘钦家的人，不过母亲是公爵家族出身，有着丰厚的陪嫁，而父亲日后或许能谋得更高的地位。此外，还尤其重要的是，三位小姐，个个都是美人胚子，连最年长的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她已过二十五岁，中间的二十三岁，最小的阿格拉娅刚满二十岁。这最小的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在上流社会她已开始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这还不是所有，三位小姐接受的教育、智慧和才能都非常出众。外人都知道，她们彼此非常友爱，互相支持。有人说过，为了全家的宠儿——小妹，好像两位姐姐甚至作出了一些牺牲。在社交界她们非但不喜欢张扬，还过分地温雅持重。没有谁会责备她们高慢和骄矜。但同时人们也知道，她们倔强傲慢，清楚自己的身价。大小姐做音乐，二小姐是优秀的画家，不过这一点多年来几乎没人知道，知道最近才被人发现的，还是偶然发现的。总之，关于她们有很多很多